[illegible]

王文靖公集卷十

受業 華亭徐寶 校訂
武進王瑋

序

世祖御製資政要覽後序

臣聞作君作師道必先於立極善政善教義統歸乎牖民惟家國天下羣情之愚智不同然經傳典章

百行之貞邪可考欲援古證今俾景行而廸吉必博
搜類集以華薄而從忠是誠萬世不易之弘圖而盛
治務先之鉅典也臣伏觀
皇上承精一之心傳法時敏而遜志宵衣旰食勤政
所以安民右史左圖典學原以敷教廼於萬幾之暇
鑒觀載籍之文爰採人倫物理之攸關以及細行微
言之足録道可師為率履事足取為明徵者輯為一
書名曰資政要覽臣伏而讀之仰見

皇上勵精圖治之盛心矣夫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作
事謀始貴辯從違誠小節而必詳斯一身可以寡過
果盡人而觀法則四海可以同風載誦茲編無微不
著自朝廷以逮閭巷所以為行政制事之矩者往迹
倫陳自經史以及諸書可以為修身立命之模者洞
觀有獲希賢希聖道不外乎庸行尚質尚文義總期
於成化上行下效將見邇治而遠安戶誦家傳自底
政平而刑措澆漓者可歸於淳樸顓蒙者可進於文

明無偏無黨共睹遵義遵道之休克剛克柔聿成正直平康之盛真有裨於治平而足傳為謨訓者也臣稽於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書曰克綏厥猷惟后又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是皆諄諄誥誡而致蕩平順則之效者也凡在臣民無浸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斯有合於

皇上作君兼於作師善政資乎善教之

宸衷爾

擬平定三逆方畧後序

欽惟我

皇上聖德誕敷神謨廣運削平群逆底定寰區永底民生長銷金革鴻猷大烈根古莫京臣等至愚極陋詎能仰測高深頌颺萬一惟是八年之內兵間進止悉稟

廟謨凡水陸攻守之方奇正疾徐之用諸將祗遵

成命則所向有功稍一愆稽輒多僨績應如符契瞭

若列眉因茲發縱之神奇彌見規模之弘遠臣等職
司載筆據事直書不敢文飾片言以期存信而管窺
所及竊有可得而揚推者焉蓋三逆素蓄狡謀多行
不軌背恩反叛厥罪惟均而倡亂煽禍三桂實為戎
首當三桂之初反也恃其險遠僭竊一隅變雖作於
滇黔毒未流於他省
皇上一聞党古里上變即料三桂老賊多詐必覘我
未備偪我楚南窺我巴蜀既
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統師南討又
勅都統巴爾布守常德朱滿守長沙提督桑格守沅
州以遏其東軼將軍尼爾喀赫業赴川拒守以遮其
北侵是其為計甚豫而警備甚嚴密也設是時守土
諸臣一力干掫保有四封之內巴爾布等各率所部
電驚飈馳據洞庭之險塞清浪之關尼爾喀等秉蜀
土初擾防禦未堅既抜陽平即鼓儳而進翦其牙蘖
修扞封疆則三桂之兵勢不能闌出境外倔強洱海

之間有困而踣耳諸將不亟為之所頓兵左次轉饟
愆期彼此逡巡坐弃事會以致逆賊阻兵蜀道蠶食
荆南浸淫及於江廣之界而滋蔓難圖又稽
天討幸
皇上灼見軍中情事累勅王將軍等厲兵秣馬迅掃
狂氛令貝勒尚善等列舟艦肆水軍占據江湖斷賊
餽運取岳州收湖南諸郡縣以搤滇逆之吭大將軍
圖海提督孫思克等整率師徒從漢興取四川以拊
滇逆之背時尚善圖海孫思克等猶狃於成見交章
入奏皆言未可進兵賴
皇上痛斥其非嚴加督促毋或逗遛復令將軍莽吉
圖以廣西之兵由南寧入滇與相犄角於是貝勒察
尼等水陸並進收復岳州將軍王進寶由棧道克劍
閣取保寧提督趙良棟由畧陽下陽平定成都蕩滌
湖湘廓清岷益分鑣競發進薄滇池諸道合圍拔其
城郭逆渠殄滅其黨咸俘斬無遺而六詔底寧萬里

無風塵之警矣。是則舉川湖。平雲貴。殲群醜。殪世瑤。
無一不本於
皇猷也。諸臣何力之有焉。耿精忠秉滇中之亂。竊踞
七閩。侵掠鄰封。肆其兇虐。浙東江右。咸騷然不寧。康
親王傑淑。奉辭薄伐。總領戎行。仗震疊之
天威。擊狂騃之逆豎。固宜親提枹鼓。疾走霞關。拉朽
摧枯。易於反掌。而猥以溫台諸郡。殘寇未平。駐節金
華。久淹歲月。欲俟盡清伏莽。然後整旅而南。名為持
重之謀。寔亦遷延之役。
皇上長籌遠筭。洞矚賊情。於建昌賊退之時。即知精
忠兵力已殫。人心已潰。必有內變。機在可乘。亟勅王
等留兵守浙。親赴衢州進勦。亡何。果有大溪灘之捷。
摧鋒陷壘。逐北追奔。乘勝長驅。勢如破竹。於是巖關
不守。枕席過師。百城傳檄。而投戈渠惡。望風而納欵。
曾無遺矢折鏃之費。而嶺海之區。仍歸疆索矣。是則
平福建。降精忠。又無一不本於

皇猷也。諸臣何力之有焉。尚之信負恩干紀。脅文稱兵與。三桂交通。敢為大逆。會閩疆蕩定。我武方揚。

皇上命將軍喇哈達。以兵進潮陽。恭吉圖以兵臨韶石。左右夾擊。以蹙廣州。之信勢屈力窮。遂輸誠伏罪。歸正之後。猶怙終好亂。罔有悛心。屢奉

明綸。趣其親率官兵赴軍前立效。而之信沮違

詔旨。託故不行。瞯王師已抵蒼梧。廣州無滿兵彈壓。陰勒部伍。復思啟疆。幸

皇上早燭其奸。知狼子野心。終無回革。既因張永祥首告。遣侍郎宜昌阿即訊。復因馬承廕叛命。將軍賴塔移師鎮潮。遠以策應柳州。近以控制粵省。迨之信反形得實。拘縶武宣。其部下果擐甲執兵。尅期舉事。卒賴潮州兵力。先赴粵城。曾不須臾。悉為禽獮。否則謀之不早。倉卒變生。五嶺以南。必多騷動。雖天戈所耀。旋即芟除。而民之罹其塗毒者。將不可勝言矣。是則平廣東。縛之信。亦無一不本於

皇猷也諸臣何力之有焉總之
皇上智勇天錫經畧如神一切機宜皆與古兵法相
爲脗合滇逆之平也在乎三路齊入湖南之兵正兵
也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四川廣西之兵奇兵
也所謂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也閩逆之平也在乎置
浙寇而直搗仙霞所謂兵尚拙速不尚巧久也粵逆
之平也在先以重兵駐潮所謂以虞待不虞也此用
兵之機要也若乃先定福建擧汀潮以斷廣東之左
臂而之信勢孤終不敢鴟張以逞毒逆之信既執嶺
徼謐如然後賴塔之軍由廣西以趨雲南師行數千
里谿谷林箐之中而訖無後顧之患此用兵之先後
也凡此者皆
聖明指授之成規非行間諸將所能見及也至於訓
將帥飭紀律廣招徠禁侵暴褒死事宥脅從惠愛蒸
黎拊恤士卒遣兵則遞相遷代而行者不勞籌餉則
就近轉輸而居者不困

聖謨淵邃
睿算精詳尤非內外諸臣所得而仰爲毘贊者也蓋
皇上之洞順燭微萬里畢照至明也決機發策群議
莫撓至斷也開誠布信賞罰無私至公也鏡往察來
綜畫有素至豫也而一本於
聖心之至仁汲汲焉不忍斯民之阽危而畀以生全
躋之樂利誠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也若夫
平滇之後
德音疊布薦上
徽稱祗謁
山陵徧行望秩告成功而不有却尊號而勿居典禮
茂隆功德愈盛他如召還禁旅分設鎮防郊勞章泰
賴塔以旌寵其戰功申諭趙良棟王進寶以保全其
終始安插投誠將弁以消隱慝分別逆屬人口以免
株連酌戍士之栽留核將領之臧否自王貝勒貝子
將軍都統副都統以下皆令功罪相抵輕重適平罰

不貸於勳親賞不遺於疎賤人心悅服海寓乂安七
德咸昭五兵不試巍巍乎赫赫乎永清大定之勳億
萬年無疆之業也以其非用兵方畧故不復編次云

戊辰會試録序

恭惟我
皇上統天建極至聖至神峻德豐功超越三五光天
之下無遠弗屆自古未通聲教之地莫不盡入版圖
洽於文治由京師列省以迄荒陬絕徼皆設立學校
登進譽髦念經書為聖賢精蘊乃興賢育才之本
命刊講筵解義冠以
睿藻天章頒賜中外表章宋時理學儒臣為漢唐莫

及
親題學達性天之額以顏其祠所風厲師儒嘉惠芹
藻之德意甚厚又以士子服官涖政未知持己處事
之方
御書清慎勤三字播告中外訓廸有位使之奮庸熙
載有所遵循以仰賛時雍風動之治至仁之所涵育
至誠之所孚格莫不烝烝丕變歡忻向風人切帝臣
之願維時康熙二十七年歲在戊辰多士景附闕下
求試於有司者為数二千四百有奇
上命臣熙偕臣乾學臣其範臣重往典厥事伏念臣
謭劣庸才濫叨
寵遇自史官侍從踐登臺閣進叅密勿疊受
聖主異恩頂踵莫知所報今復承茲
休命誠欲得海內賢儁以佐下風愜臣微願但念臣
早厠科名績學不深兼通籍四十二年從事案牘舊
聞荒廢惟懼空踈闇劣不能羅致真才報稱任使入

院後即同諸臣誓戒矢公矢慎內外交嚴地析經分
一堂彙閱務期屏黜勦說浮辭惟理宗先聖行文古
雅者然後詳審再三慎選登進乃諸士之文率皆沐
浴光華太和醇郁蓋有收之不勝收者仰見
聖明德教鼓舞神速為曩古所未有臣恭遇闢門盛
典得以承乏竣事竊懷忻幸既三試三校遵成例得
士一百五十人彙書為録以獻 臣乃拜手稽首颺言
曰今天下人文化成之盛一至此哉爾多士生茲千
古不易遘之
盛時得事千古不易逢之
聖主身受千古不易被之教思惠澤當其挾策而升
既能篤論質言以與敷奏之選今將因言求實思欲
竭節酬知將何以為宋臣有言君尊如天事之當盡
誠敬夫人臣竭忠奉上為誠恪遵典訓為敬諸士自
為學官弟子即近光皇極之敷言以德行道藝朝夕
觀摩是

皇上與其身心以聖賢之身心望其建樹為聖賢之
建樹化育保和如天溥博造夫釋褐登朝則縻以好
爵詒以重祿其所以恤私恵下委曲成就又有天施
所不能及不能盡者無非欲其秉志公忠立身脩潔
謹持防檢出入宣勞故人臣身受
上恩思樹駿烈立顯名以仰荅高厚之萬一者舍服
膺清慎勤之
帝訓其道無由夫澹薄自甘不求浮譽則真清也孤
行一意不結私交則真慎也夙夜黽皇不敢懐安自
便先私圖而後公事則真勤也士幸生逢
堯舜苟能稟畏
聖言如上帝之臨汝霜雪之操氷淵是懼而又日邁
月征孜孜勿怠俾志神於清明職修於謹慎業廣於
勤敏寧拙戒於初勿巧持於末以之守已雖終食而
不違以之處事蓋無往而不效庶幾哉誠心實行以
自效於

朝廷而不負籲俊之大典矣設於茲三者弗克祇遵
或行之不力不能終始如一以致曠官貽咎恥孰甚
焉恭覩我
皇上天光照臨凡臣下公私真偽之心辨别不遺毫
末則諸士於茲三者既厥心罔既厥心皆不能逃於
聖鑒戒休董威功令具在而諸士策名伊始如金初
範如玉初琢咸奉典常為師以祇承休德必無有弗
若於訓甘蹈匪彝者固可無俟臣言但多士既登籍
奏名行將為
國家分猷亮采因竊效古人對揚之義敬述訓典懋
戒始進俾相率精白一心秉道循法以
聖天子教育之英才服
聖天子定保之謨訓倫
聖天子中外之任使將來勳業彪炳光照奕禩謂士
之能恪奉
聖謨立效當官者惟是科為最俾臣與有榮焉則臣

之幸也。多士其懋勉之哉。

戊辰會試全榜硃卷序

國家闢門籲俊。三歲一集鄉國之譽髦於南宮。而大試之。蓋天下之文至此。而同司校閱者。欲以一人心目領辨群作者之思致才情。俾優劣不爽。厥惟艱哉。

戊辰之春。余奉

命與總憲徐公。司馬成公。副憲鄭公。典校禮闈。竊念文章為經國大業。人才進退所關。余少禀庭訓於舉業一途。初涉籓籬。未臻堂奧。嗣值

景運肇啟時皆尊尚高華因日摹芳藻以就功名迨
倫官史局適逢當國者善於斯藝對客自高余知其
術勝已歸取前輩鴻篇名選澄心靜慮危坐深觀于
諸家義蘊所存裁賞之故庶幾遇之始信斯文古今
體製雖殊要歸一致惟深造自得者發越光輝而不
知其所以然若有心尚同立異即反失之然而中才
智不能先喜傍門戶邇來文體清淳一切險怪繁縟
之習業已芟除惟是遞相祖述沿習成風闈中堅秉
此意期於力挽浮趨登諸大雅然而心目苦短猶恐
竽瑟之間悞落英俊蓋鰓鰓然懷飲冰之懼也所幸
同事三君子皆學窮理窟識朗秋陽與分校諸賢協
力務求真才以對揚
休命惟時徐公尤以高文典冊受
聖主深知向者壬子典試北闈得人最盛群情推重
獨極賢勞條約規程多所裁定而公樂善為懷虛衷
延納不獨各房人盡所長與成鄭兩公交融水乳即

如駑鈍無所克堪亦謬奬以為老馬識塗採其初議一時勸説雷同屏除盡絶惟入理精純能標新致者則急収之遇有奇文同心欣賞不啻獲淵泉之驪珠也夫制舉之文先資拜獻必其立言有真性情而後發皇為真事業若尋名理於影響之談乞膏馥於已陳之句是猶刻舟求劍不知其相去遠矣余輩評騭之次于此尤為兢兢榜發後因盡刻諸卷與天下共觀之而且為題其端云

李坦園先生晋太子太師序

今天子紀元康熙之二十一年
太宗文皇帝實録告成
上嘉相國坦翁先生輔弼重臣卓有勞績
特命晋階太子太師兼賜句金文綺良馬蓋異數也於是士大夫舉相慶於朝卿人舉相慶於鄉門生親舊舉相慶於室以為朝家之盛事桑梓之欣榮而宗族交遊之光寵也余從閣臣後為鄉晩進誼當介一

言為賀竊聞之天之純佑國家必有碩臣良弼起而
翼扶景運緝綿鴻緒以章明良喜起之盛至於旂常
炳蔚卓冠當時而遭遇元良懋建翊贊資賢則又推
九德六行者進而寔為師傅如殷之阿衡周之畢召
皆其人也若夫史職雖寄在太史必總裁於相臣良
以本簡册叙之詳明而見聖神難名之功烈使祖宗
微妙之德與允釐之政揭覩若在目前詩書所傳猗
與尚矣蓋不獨執筆操簡者必求俊良之選而受成
其上者實天下之偉人也公早年蜚聲藝林弱冠校
書芸閣壯歲贊理綸扉秉德一心多歷年所皆以宏
才重皇結當年
世祖章皇帝異衆之知及今日
皇上老成之眷錄成晉秩由德義之傳而弘太師之
訓非獨編摩功懋也蓋坐論之道隆焉方今海内蕩
平政教翔洽
皇上仁被普天知周萬物纖微皆臻和允公則忠誠

弼亮翼〻小心。雖於時務規畫。無不洞其機要。人才
進用。無不當其資品。生民利病。無不切其痌瘝。然溫
恭慎密之德。久而彌篤。政乂民敏。曰臣職維艱。嘉謀
嘉猷。曰我后之德。其密勿獻替。惟欲晉天下於泰山
之安。在
聖主心鑒其眞純。有外廷所不得聞。後進所不能企
者。至於導宣和氣。奏績隆平。雖海宇蒼生。被其潤澤
大其豐美。亦莫悉其所自來。故公之功業日益恢廣。
勲猷日益炳煥。而持心益謙。守己益和。俊乂已登矣。
而如未登。求善已盡矣。而如不盡。心淵乎若江海之
善下。而業則巍然與泰岳爭高。二十餘年之間。未嘗
終食少移其治國如治家事
君如事天之誠。是以
世祖宸衷特注寵顧最先。
皇上眷優隆倚。毗極重者。非公懋德。不能致也。盖
公自儲中秘為史官。已綽然負公輔之望。余以鄉里

謏才為詞林後進當
世祖時執經勧講幸追隨從事於帷幄竊見公盟心
登對儀觀閒雅而辭意懷慨詳切
上每竦然注聽及退而共寓殿直尊其瞻視則玉質
金相吐其闓議則珠圓玉潤遊其泰宇則霽月光風
所祇受教誨者久矣及今歲將二紀復蒙
皇上聖恩又得隨公之後陪闡國論於黃扉紫闥間
自愧識淺才庸心之所期力不能副每見公處一事

發一策於衆見未同訏謨未定之頃指歸簡當群情
允愜滿漢僚友莫不稱善不獨余自以為不及故余
謂今之以師資輔翼承華雖緣振裘挈領集史氏之
三長實以作礪作舟效台衡之咸有也於以匹休往
哲垂謦無窮豈不益增盛世之重哉嘗聞進昌運者
其建樹也弘席世得者其紹述也遠憶公奮翼雲逵
時當酉戌雲雷經綸君子以之又公篤生於前明寀
相文敏公家常平讓烈相承有素文敏公時丁晩季

在位不久人皆惜其早去而公遭遇聖朝以耆德元老常繫四海具瞻之望抗揚堯舜之德則以後臣為聞知弼佐文武之基則以義容邀克灼宜其兩朝殊遇契合顯馳相業麟炳歷年多而聲施遠豈非上天特生以翊皇猷而大家聞者乎具福祿永綏百世正未有艾也

梁蕉林先生入閣序

今上紀元康熙之二十七年綸扉虛席皇心思得老成重厚之臣以襄理治化光贊太平於時大司馬蒼巖梁公特被爰立之命銓部即夜宣旨公詰旦入朝卿士百執事莫不相慶以為匙卜得賢古今盛事同鄉後進之在班行者皆謂公以耆德碩望膺被異數為桑梓光在禮當賀而余以公與先

文貞為同年友又懿親尊長盖又執事公甚久今幸
從閣臣後雖不文敢無稱述以紀其盛耶竊聞朝廷
建官上自卿大夫下至官師小吏靡不視乎其才惟
秉鈞之任不在才而在度如書所稱一个臣休休有
容者是也然天之篤生良弼將以純佑國家翼扶昌
運其出也必當隆盛之時事聖神之主先使周歷繁
劇之地俾閥閱即久衆望允孚然後昇以鼎鉉之位
盖亦有其時焉公自儲中秘為史官已有公輔之望

迨後踐登八座周歷諸卿德望日隆聲實並茂卓然
以其身為人倫冠冕者三十餘年盖公道德涣為文
章經術妙於經世敷猷典冊之外凡兵農禮樂刑名
錢穀戶口阨塞生民利病人才長短考經鏡史無不
數計燭照持以應務如左右逢源無有不如意者方
其官夏卿領民部也當海波震蕩之時值滇逆披猖
之會或處事勢盤錯艱難棘手惟公智周而識遠神
凝而志定符行諸將則洞中機宜轉餉萬里則軍興

不乏用能鯨覲剪撲棼爕來歸厥功茂為若夫練習
朝章博宗典物簿書盈案判決無滯聚訟盈廷一言
五剖則恢恢乎遊刃之緒餘也今茲更嘗既久功業
顯融進
聖天子尊用耆德之時以黃髮元臣典機綸閣舉從
前之智名勇功讓而不有獨以含弘光大斷斷無他
技之心進群賢而亮采沛霖雨以澤天下猗與休哉
信乎兆榮懷之慶而成調贊之功者不貴才而貴度

而大賢遇合亦自有其時也是以古之君子以弁進
之遲速聽之天而以不罣生平恪勤官守視諸已方
公鞅掌部務或有為公歎淹滯者公笑曰予以史官不
五年擢掌邦政具疏控辭而蒙
恩不允今茲有生之年皆竭力報稱之日也如子之
言豈余所敢知哉公之寧靜澹泊如此其特受
聖主之知而能任天下之重也宜哉夫以公有為之
身際得為之時其勳猷彪炳必有皋夔相伯仲者區

區功名之士。詎足為我公道哉。

大司農王人岳八十壽序

余兄福山大司農人岳先生。以康熙己巳。由淛閩制府。入筦國計。受任一載。即上疏引年。天子下詔褒公。慰藉甚至。公感被殊遇。勤於其職。節用惠民。剔除宿弊。閭井康阜。課賦歲登。輿情翕然稱得人焉。又四年。而公春秋八十。復申前請。上復降溫旨慰留。俾往諧所職。縉紳能言之士。相與歌咏頌嘆。謂

聖主向用耆德恩禮益隆公以老成在位單心篤棐
不遑後讓皆
朝廷盛事千古美談咸思有所撰述以佐介眉之觴
而余與二三兄弟被公款賞有素又安得默而已也
蓋常思之古之名世篤生當數毓純固之會居則嘉
修孔淑令德光顯於家出則翼贊休明功烈彪炳於
國於時為之昆弟子姪者樂其庇族亢宗每為祝嘏
之辭以親慕之如行葦之詩所云戚戚兄弟莫遠具
爾又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是已迨夫升於在位大
君子德音是茂遐不黃耇之頌為蓋其人為家國交重
業顯融樂其德澤被人祝其長生以視則又有樂只
如此因以錫大年而膺景福非偶然也公自乙未釋
褐登朝選居郎署已隱然負公輔之望待後擢持使
節以少參監治松威值軍興旁午督餉于安雅沈黎
之間征調有方事集而民不擾是時蜀奉檄開採楠
木川民深入於重崖密箐之中鳩衆齎糧行居皆困

大木猝不能得公乙丑入覲極言其狀
天子為之惻然下詔罷免其役由是知公才可大用
召入為鴻臚卿不數月擢御史中丞巡撫江右甫涖
事晉秩少司馬總督浙閩軍務旋拜今職壬申秦中
苦旱阻飢
上軫念民依知公雖老然殫力忠勤可任
命往賑恤當炎暑赫曦之時公疾驅入関巡行勞来
雖窮鄉下邑無不徧歷務以廣
上德意舒民疾苦夙夜奉公不憚勞瘁雖少年英果
有不逮者司農總綰會計其出入盈虛多少之数極
稱繁碎非心計精密者不能周知時當海宇昇平
聖主敷下蠲租之詔嘉惠元元由直省遍及周而復
始公官當次對偕滿漢同列隨事條奏歸署覆之案
牘無爽漏者嚴飭地方有司無得旁緣中飽符下凜
凜奉法其威望孚人如此遇部事集議氣平色和持
論婉委誠至聞者莫不悅服或有異同公坦然處之

町畦不立也。蓋公才華精敏。而出之小心。雅搽孤騫。
而不存矯激。濟世流慈惠之祥。治身善冲虛之旨。物
惠無以滑其和。紛擾不足攖其慮。所謂上壽壽國。而
非常數所可限也。夫在昔賢人君子。天既賦以聰明
正直之德。而又錫以康彊壽耇之身。迨其涉歷世故。
更長練習。始畀以高位重任。使之樹勳名。垂竹帛。非
此不輕授也。昔宋文潞公以耆德當朝。有寮欽其丰
采。即遼使見之。亦驚其年之老而容之壯。與其才之

精練。以為天下異人。公以年逾謝事之期。屢疏懇求
釋位。優詔不許。批答之辭。至以師尚父衛武公為比。
恩禮優渥。衆莫敢望。蓋自古黃髮駘背。國家所賴以
詢咨謀德。稽古稽天。內則決大疑。賛大政。而國是有
所倚成。外則撫遐方。揚德威。而遠人知所敬畏。所謂
巖廊之柱石。而
天心純佑之所鍾也。洪惟
聖朝優老之尊賢。駕軼商周。遠非宋比。公宿德重望。

明於當世之務足與路公伯仲而遺遇則又過之宜乎
鴻績偉伐銘於鐘鼎
天寵異數頻膺屢被與金石而俱永流令聞於無窮
也即使已在平泉綠野猶將起而立之
朝宁以為士之矜式民之依怙而公受
聖主特知隆遇當益殫心竭節往敘用治豈可復謀
安求避而再興懷歸之念耶余幸附籍宗盟與公同
朝共事衡宇相距不過數武得歲陪宗人之後酌酒
奉觴以為公壽有榮施焉至於朝野欽公之德美公
之年慕公之遇競為歌詩稱述懿美則又出秉彝攸
好之同非一家之言而已也

張西山八十壽序

往余與公同為諸生。公長於余十有一歲。時以文字相劘切。世祖章皇帝定鼎之三年。同舉順天鄉試。明年。同成進士。公自百里起家。入為儀郎。出視學政。回翔於巴蜀青齊之間。幾三十年。而後致仕歸里。又十五年。為今皇上丙子。公春秋八十矣。夫士生同里閈。講習同業。

又同奏名釋褐交遊中指不多屈然而升沉聚散亦非一途公自壯歲通籍驅馳周道從容進退聞已乃優游泉石高年自怡余得少長徵逐為鴈行豈非厚幸哉余嘗惟天之於人其默成而厚期之者大畧有三聰明特達彊力多識是謂得天之才秉時建功名位通顯是謂得天之遇黃髮兒齒子孫蕃衍是謂得天之嘏然或才矣而未必遇或遇矣而未必錫之以多嘏一若靳之一若厚之何也蓋劑量盈縮挹彼注玆天固有意於其間而非人所能為也公初為仁和令時閩海未靖兵馬往來芻茭輸輓一切取辦於公公殫心經畫咸若夙具戴星而出燭跋而入者六年而以其間則進邑之父老子弟教之以型仁講讓學文修行閭里之間蒸蒸向風矣兩臺材公以卓異薦例得授御史會臺員新減額乃拜儀曹郎典禮多所釐定未幾江南學使缺御試部郎以下公第一公首在敦實行正文體酉戌子丑間三吳士子習為澆薄文

章多詭幻蟲魚草木幾於不可句讀公一切蕩滌而
澄汰之譯理則以傳註為宗取裁則以先正為法士
始復知有濂洛關閩之學而一趨於王唐瞿薛之軌
範刊有楷士錄膾炙人口所識拔皆知名當世臺省
館閣肩項相望江南至今謂公起衰如昌黎得士如
廬陵非虛語也已晉少叅分巡川中土冦郝承訓就
撫復叛公下車甫二日提師入雅州擒之歸男婦以
千計三省會勦李永亨公當請兵食餽餉相繼幕府

論功居最蓋公自少時於韜鈐家言靡不精究臨事
勇決多此類也自蜀歸里課子杜門尋起補青齊青
固瀕海以魚鹽為業時海禁方峻片板不得入海民
無所謀利公至稍〻弛之民乃讙然謂公實生我政
事之暇益覃心經籍著書五說數十餘萬言以博學
宏詞待詔
闕下會山左大祲公愍然曰吾何忍以一清華膜視
數百萬生命乃自請往賑所至為席屋以居流移者

為糜以食餓者發粟以賑老弱者全活不可勝數著有賑荒考山左至今尸祝焉蓋公學問俱有根柢設施措置悉本於經術而膽力智計足以副之坐而言起而行皆得窾要中朝悉重公謂當膺節鉞重寄如藩臬直俯首拾之耳而大吏素有所不快於公伺公郤無所得於公政守皆註優考獨以老中公蓋公通籍久又素抗直彊項不屑隱年遂致政歸而公自此亦不絕意仕進矣夫以公之才若彼所遇僅若此造物者疑有所靳於公顧泰然逌然無幾微慍沮之色有子五人孫十餘人皆彬彬孝謹勤於家業公神愈王貌益腴步履飲啖如壯夫造物於公又若有獨厚者蓋靳之以祿秩而厚之以眉壽靳之以身外之浮榮而厚之以人世不易幾之福此余所謂挹彼注茲天固有意於其間而非人所能為也七月既望為公懸弧之辰鄉之士大夫與海內之從公游都咸思所以觴公而徵言於余余不敢以諛詞進乃述公之出處

與其宦績之最著者。以為公壽。而因卜造物之於公。將單厚而多益。固未可量也。公所繪自勉圖。叙其生平甚悉。余意歲時伏臘。朋好過從。必又有繪圖娛公。以繼香山洛社之後者。時一展玩。公庶幾听然而笑已。

王文靖公集卷十一

受業　同邑閻錫爵
　　　仁和翁嵩年　校訂

序

通鑑本末紀要序

從來史筆不同。求其理明事核。則惟倫道之君子。德有其言者。乃能為之。是故不讀左國。不知春秋之謹嚴。不觀十七史。不知通鑑之為資治也。通鑑一書。包括古今。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生民休戚。可備

法戒者著之於篇筆削舊文咸有深意法洵善矣然編年紀事之體雖至此大備而欲耑求一事務為精覈之法則又在袁氏紀事本末一編欲垂世立教誅亂討賊則不可無朱子綱目以繼麟経遺旨二書皆後通鑑而作可稱善述第本末變其體而概沿其文綱目詳其大而或略其細世未有能兼收二書之長而裁節之以成一家者余嘗惜之今雲貴總制綏遠將軍仁庵蔡公不遠數千里馳書以所纂通鑑本末紀

要委序余初讀篇首襄敏公題詞則知其稟承庭訓仰師古人參有是撰以承先志見家學之懋焉載讀公自序則知其斟酌二書補救四闕其事與文雖取諸君實機仲其義則析衷考亭見史學之精焉至於考證校閱援據精詳博綜舊聞旁諮時彥方諸道原外紀既無其荒唐擬於廬陵書法復進於多識見集思廣益之誠焉蓋屬草木天常攜行篋中閒掃蕩兇渠決機行陳倥偬戎務猶不輟丹鉛迨於功成移鎮

遂三易稿。以命梓人也。積十有九年。始有此書。不亦勤與。方今海寓安和。文明蔚起。公以方召之壯猷。建綏殿之偉績。其功固足以銘諸彝鐘。播於雅頌。而又以其暇蒐緝典文。贊皇大業。以為黼黻太平之助。所謂長才大度。無所不淹者非耶。吾觀公材德並茂。經綸咸宜。恭遇

聖天子文思欽明。同符堯舜。所倚毗以效翼為襄治理。比於禹皐益稷之謀猷。余所服膺。又不獨茲編之美善已也。

王迂叟奉祀鄉賢錄序

康熙三十年某月日文安迂叟王公以鄉賢奉祀於學宮其子戶部郎中埏輯其邑士民所舉公之行實及諸有司之詳文學使中丞之批答刻成一編名曰奉祀鄉賢錄求余敘之余觀公之所以得祀者六行著於鄉邦蓋有合於古先生沒而配於社之義其詳已載錄中矣顧余於鄉賢一祀竊不能無所感也今夫士君子自命寧不當尚友古人為天下善士區區尸祝

一鄉云爾哉。然而古之王者之取士。必於其鄉者何也。良以天下大矣。士生其中。名浮於行者多有。人或不及察。唯一鄉則朝夕相依。聞見甚切。苟於一言一動。一取一予。纖悉不當於理。未有背心悅誠服而不私議者。況肯明揚而清舉之乎。所以論人品者。必以得之鄉曲者為最真也。前明學宮之制。特設鄉賢祠。祀其鄉之賢者。其鼓勵鄉人。俾敦實行之意。至深且遠。河南劉文靖公嘗謂邑有二程夫子。至不敢奉其親之主於祠。則其重可知矣。沿及末流。與徒文具。乃有事功氣節。傳播寰宇。而孝謹衰於門內。武斷行於里中者。立名非真。寧堪師表。然且居然俎豆前賢之列。遂使有識者以為恥。此世道人心之所以日敝也。使皆如公之禋祀報稱德符其名。允合祭義。豈不足風起奕禩。而為黌序之光乎。吾聞公之先。有孝子名某者。幼不識父。長徧求之。卒賴神助。得奉以歸。三李之傳。至今不朽。蓋文安王氏。一門德行。世為鄉望如此。

余文視本寧宏甫蕉巖三君子豈能為役然秉彛之好實同能於公之肇祀不喜而一言乎公諱景祚順治丙戌進士官終鴻臚寺卿歷中外俱有殊績非可以一鄉之善士限之者埏也勉之孝子之後有公公之後是在埏已

翁鐵庵家譜序

琴川翁奉常涵虛先生與先大父方伯公同登萬曆壬辰進士先生之孫鐵庵康熙丙辰以廷對第三人讀中秘書寓居京師與余修世講之誼不二十年鐵庵拜官工部尚書請告歸召入為大司寇累贈其父祖曾祖皆如今官丙子夏以族譜徵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既卒業喟然嘆曰是仁人君子之用心而孝子慈孫所當篤念而不忘者也余惟尊祖

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之道莫大於譜牒俾昭穆
以序親疎有辨得以因其等殺而行其保恤然後仁
義昭而禮讓立乃鐵庵之意則非直此而已蓋將訓
其子孫也若曰使吾子若孫讀之而藹然思孝悌油
然生敬焉愾乎其有所慕瞿乎其有所警焉是鐵庵
作譜之意也按翁氏受姓始於成周至漢而顯歷晉
唐宋元明源遠而流益分若閩若越若吳楚若浙之
東西皆有世系可據其在常熟者曰景陽公則鐵庵
之所自出也景陽公至公總九世耳譜斷自此始為
前乎此者無可徵也無可徵則闕之闕之者慎之也
宋狄武襄既貴有以梁公告身獻者謝而不受君子
韙之而世顧有泛托遠引以侈其門閥之盛遙遙華
胄識者為之齒冷鐵庵於此蓋兢兢為於其本支則
謹書之各為小傳以係於後而散見於各省者則另為
廣族譜一卷以備叅攷嚴而核寬而不濫蓋即家乘
之中寓良史之法用意固精且密矣雖然鐵庵之意

又匪直此而已其家傳自景陽公以下必備著其立
身行己之大節原本忠厚服勤力學以明先世之所
以保世而滋大者必有其自而於伯叔兄弟升沉消
長之故亦詳載之録其所長而亦不遺其所短余故
曰鐵庵之為是譜也所以訓其子孫也余又茲重有慨
已涵虛先生兄弟五人兩登甲榜歷銓諫赫赫有聲
兩以乙科至州牧當是時棐川翁氏籍籍里閈乃未
幾而中落鐵庵序其太夫人荼苦之狀二三兄弟流
離窮餓不可卒讀而鐵庵復以賤更株累歷人生未
有之顛躓困極而亨否極而泰非偶然也善乎鐵庵
之言曰由前觀之當思其所以盛由後觀之當思其
所以衰盛而復衰衰而復盛回環倚伏為子若孫者
可以知其所守矣此則鐵庵作譜之意也余深怪士
大夫身籍通顯往往諱其先世之樸陋及微時之困
阨而先達之後子孫流落至不能自存猶詡詡然矜
於其鄉曰吾祖吾父曾為某官此適足以增其先人

之辱而已。觀鐵庵是編。有不汗浹者乎。寒家受姓自太原。始祖任丘公來京師。至於余。甫五世。先文貞公為家乘。斷自任丘公。猶琹川之始於景陽公也。於先傳。必謹書其生平之實行。而不敢有溢辭焉。亦猶鐵庵之欲傳信於後人也。余少而失學。老復善忘。方媿不能有所著述。以附於作者之後。而於鐵菴之族譜。則三復而不忍釋手。又不辭其弇陋而序之。亦以冀當世之為子若孫者。各思其先世之澤。善為纘承。勿為廢墜。則鐵庵先生是譜。所繫於人心世道者。豈淺鮮也夫。

劉懋恒十四世宗支圖序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聖人敦倫睦族。使天下胥知本之所自出。則疏者可親。遠者可近。舉芸生之衆。合為一體。雖千支萬派。必世百年。而仁人孝子之心。洋溢充周。一切猜嫌凌競之端。無自而起。乃天性日漓。世風不古。遂有擾鋤德色。同氣鬩墻。即父子兄弟。如秦越然。矧欲推其恩於伯叔昆季。以及再從三從。更欲廣其敬於高曾始祖。以及祧主毀主。其可得耶。閒

有一二務本之士。亦思敦宗古道。力挽頹靡。而族類難齊。盛衰頓異。每見高門閥閱。焜燿當時。不數傳而子孫陵替。轉徙四方。譜系宗支。莫可究考。又比比然也。然則十四世以內。如生一時。如同一室。秩然以叙。油然以和。豈易覯哉。予友銀臺虞山虞君之故交劉君懋恒。可謂知本者矣。自乃祖其公卜築於西山靈水間。去京師數十里。其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遂有魁奇忠信才德之人。代生其間。而朝廟宮闕之壯麗。聲名文物之漸摩。又有以廣其耳目見聞。而不與僻居山野者等。擇地而蹈。聚族而處。非孝弟之行不為。非詩書之義不講。父誡其子。兄勉其弟。寧實無華。寧止不殆。而囂塵城市。形勢奔走。概不足炫亂其心思。故樸茂純固之氣。根深膏渥。而涵濡蘊蓄之久。厚積光流。延及劉君。且十四世矣。一旦珥筆趨墀。桂蘭起草。乃猶兢兢不忘所自。取十四世之宗支。詳系之。既脩之家乘。復圖之卷中。俾宗以統支。小不間大。支以

属宗。甲不踰尊。十四世以上。荒畧者。不敢自誣。十四世以下。将来者。可以例載。本天本祖之理。開巻了然。為政始於教家。作忠先當盡孝。不謂之知本得乎。其家聲之遠大。世数之靈長。裕後光前。又豈特十四世而已耶。昔張公藝九世同居。楊逌以宗支圖垂範。皆傳之史冊。侈為美談。予雖未獲親至劉君之家。得與其父兄子弟遊。而余友虞君。稱道不置。因得披其圖。喜劉君之知所本。而不與俗同也。聊誌巻端。且使世之人有所勸焉。

閻梅公家譜序

登喬嶽之巔百步一盤則知衆山之勢小矣溯黃河之流千里一曲則知衆水之源近矣入金張王謝之家瓜綿椒衍世德相承則知其積之厚矣夫氏族之重始於晋盛於唐斯時也指崔盧爲禁臠目蕭裴爲世胄然而家法稱柳整肅貴顯無他登其堂無驕矜視其後多象賢故能受厚寵而不驚屢顯榮而不溢以其所培植者久而發祥者大也今吾讀閻氏譜而

重有感焉閻之受姓始於周仕於晉封侯命相於漢唐其紀載在史册繩繩不絕以其邈不可考也闕而不書而獨推本於指揮公曰此吾宣鎮閻氏之始祖也生於斯長於斯聚族於斯合而為兆域於斯者三百餘年可不謂久乎有蔭有爵有封有贈有功勳薦叙文德武功箕裘弈葉可不謂賢乎十世以上佩印腰金閭里稱羨至中丞公以文章取科第開府於豫贈祖父如其官始易文階其功名可不謂盛乎惟其久也積厚流光歷數百年而益大惟其賢也纘前裕後各能克振其家聲惟其盛也膚功之奏著於旂常保釐之績聞於四遠語曰培塿之下無松柏而山澤之秀有丹砂觀於茲譜而益信矣今世之謂譜者不然其所謂久必托黃炎之子孫為其所謂賢必附於汾陽之後裔為其所謂盛必加溫廷筠之諷令狐者為而中丞公曰是誣吾宗也是輕吾祖也是親人之親而忘吾親也余則何敢故一以指揮公為主其非

宣鎮者不與謹而嚴約而不雜條分而理析記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吾於斯譜而知人治之大矣以媲美於金張王謝其軼而上之乎不辭而弁諸首以告世之為譜者

重刻安雅堂集序

萊陽宋先生文章妙天下天下能文之士無不知先生者今年春先生子其重刻安雅堂詩文集各若干卷以熙常受業於先生而屬熙序之嗚呼先生之詩文天下皆知之亦皆能言之熙何能贊一辭惟是生平患難周旋離合聚散之迹則有可述者謹拜手稽首而為之序蓋甫執管而泪涔涔下也憶自前明乙亥先生舉茂才異等來京師與先君文貞公申僑肘之

好家有小樓頗曰勝引先生至輙坐其上相與揚搉今古軒眉抵掌流連竟日熈時七歲侍坐於側聽之娓娓忘倦自乙亥距今六十三年矣甲申都城破先君挈熈南下與先生遇於武林訂為北歸之計兩家挐各僦舟而居檣帆連絡相依為命時干戈滿地風鶴皆驚履危蹈險其得免者幸耳既達萊陽先生讓宅以居暇輙課熈為文講論尚書大指不以流離故輟業乙酉冬先君還京師丙戌

詔再舉鄉試熈與先生讀書報國寺維摩方丈一燈熒熒咿唔之聲與晨鐘暮鼓相間續先君俸入不足供家人饘粥熈纍襆被從先生虀鹽或不能繼猶時時仰給於先生任真推分藹如也其年秋與先生同舉鄉試明年同成進士熈叨預館選而先生以二甲視部事即舍相望每熈自館歸先生從署中出質疑問難無異蕭寺時未幾先生備兵秦州晉兩浙憲長族不逞子與先生夙憾飛書上變逮先生入對簿一門

咸就繫。
詔旨嚴切。中外莫敢窺其門。邇時橐饘往視。持先生而泣。先生笑曰。死生命也。雖囹圄中未嘗釋卷。頌繫二年。事始白。久之。補原官。為四川按察使。會入覲。留京師。吴逆告變。妻子在蜀。先生志不自得。竟悒悒以死。嗟乎。先生早負盛名。不得排金門上玉堂。而浮沉郎署間。俯仰眉睫。可謂詘矣。及總憲外臺。方可少自發攄。而為僉壬所搆陷。幾不自保。又何窮哉。既賜環柄用矣。烽烟間隔。室家離阻。卒坎壈以沒。豈真所謂文人少達而多窮耶。抑古來賢人傑士。自有其可傳者。而不在功名之通塞耶。先生沒之四年。滇黔巴蜀相繼底定。
天子徵用文學之士。使先生而在。在石渠天祿之間。自當首讓一席。出其經濟學問。以為我
國家之光。而惜乎先生之墓草已宿矣。雖然。先生詩文具在。光芒萬丈。不可過抑。豈惟當世能文之士相

相與誦揚恐後千百世而下猶將謳吟讚歎讀其詩文想見其為人明信乎先生之可傳者自有在而不在遇合之通塞也公子某盛年工為文能守先生之學比自萊陽來握手道故見余髮種種相顧歎惜慨然因為備述先生相遇之始終與夫生平離合聚散之迹繫於先生之集而歸之見慨於先生不獨文章道義漸摩之久而死生患難之際周旋最真俾兩家子弟識之世世無相忘也

江采伯奏疏序

楚中采伯江君世以經術文章為漢江士大夫之冠冕蓋有德有言之君子也一日手出一編示余曰此昔年承乏西臺章疏也能惠一言以增重乎余受而讀之見其閎議石畫足以古之為諫臣者並而又羨君入臺未久即以能效忠言受知

堯舜之主謨明弼諧擢用不次其遭遇之盛如此也方其由循吏而擢司臺察也其於國計民生是非利

病即事深言智如觀火披其文則藻質俱存玩其辭則婉直兼備其忠厚足以培國家之元氣其正大足以平人我之物情用是數年以來凡有論建率多報可或立見施行遂蒙

聖主特達之知由臺班峻陟卿寺蓋

盛世登進謇諤之臣與容納直言之美足以詔來禩而風四海誠非漢唐之後所可及者而君遭逢昌言不諱之朝遂得慷慨發舒以言論風采馳致通顯亦非賈陸諸臣之所敢望也夫自古聖王莫不樂以鞀鐸求言在昔賢臣莫不願以忠諫悟主然而明良間世世一遇其故何哉人臣進言之要莫先於立誠尤莫難於識體非殫心竄棐即其言剴切可誦或矯激而近名非洞晰要機則於事本實既乖必迂疏而寡效求其能察治忽之原妙闔成之會抑誠難矣江君心既真純才尤通敏用能上當

天心下協輿望誠有非偶然者然古之良臣寅恭夙

夜。知無不為。司言責者。樂效忠藎。蓋其一端而已。今
江君既受殊恩。踐登華要。則須勿以前事自足。當益
思殫心猷為。以對揚休命。余與君比肩事主。竊效朋
友責善之義。須君於此加勉。故不辭而為之序云。

李書雲奏疏序

皇上御極三十有八年。己卯春。視河南巡。
駕次揚州。給諫李公書雲迎謁道左。時公家居二十
年。春秋八十矣。
上召見行殿。慰藉久之。詢問備至。賜御書詩綾一扁
額一。命奏對有未盡者。親寫以進。公退繕奏以俟
駕自江南回。公再進謁。
上命閣臣宣諭。李某何為言官。本章多好。今年逾八

十精神甚健居鄉謹慎着焰科臣內陞例優加一等
進公大理寺少卿仍念公年高不任事又御書香山
洛社四字以賜一時臣民無不額手驚歎謂公為言
官于二十年之前而
皇上眷公于二十年之後仰見
聖明留意人材雖歲月久遠而其人之品行學問未
嘗不流連于心又以見公之忠讜有素精誠所感至
是而始發攄也公既頓首謝歸而輯其奏疏之存者
得四十一篇付之剞劂郵書於余曰子其為我序之
蓋公與余同成進士意氣雅相得始余在史館公為
部郎暨公居臺垣余在會議班列無日不以忠義相
切劘至於退食之暇從容文酒握手言笑亦復與公
為多契濶以來時形寤寐今得是編讀之覺精神半
采奕奕於楮墨間猶是同朝晤對時也然余讀公之
自序亦足悲矣謂屏棄以後見者以為不祥何之奏
疏欲得一人序之而處彼難於措詞蓋公之憂讒畏

識。小心慎密如此。而余知公之自信。則固有在矣。居言路十七年。不立異以沽名。不植黨以自固。為國計則務持大體。而不事補苴。為民生。則急救阽危。而力圖實濟。今其言具存。非余阿其所好也。嗟乎。趨舍殊途。升沉異轍。公於此中不無感慨。由今視之。則譬如朝槿之暮落。蜉蝣之夕逝。而公方以耆年碩德。相羊於平山蜀岡之間。子孫滿前。曾元環侍。濯清水而追涼風。坐南榮而曝朝旭。公斷不以此而易彼矣。况哉

皇上方篤念舊臣。恩禮兼至。既尊顯公以風示天下。自此日有告。月有存。歲有問焉。則就於其家。當有如古禮所行者。而文孫庚常君。方以經術自任。工於文。勤於學。繩祖武而光大之。則公愈可以自慰已。洪範曰。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余於公益信云。

王在玆承恩圖畧序

承恩圖畧一卷。吾宗在玆先生。歷敘受
國厚恩。中外敭歷之圖也。先生年甫十七。即以成均
高第。推擇入翰林。掌司翻譯經史。是為順治辛卯。距
今康熙甲戌。業已四十四年。為公覽揆周甲之辰。蓋
自受
命再撫滇省。改燧者六。惠化大行。因舉平生服官迹
敘。繪為是圖。條分綦列。十有六幀。所以感榮遇。志不

忘也。余聞古之卿士大夫。其才德光燁。為時所賴者。則天子錫之爵位以尊顯之。迨踐履中外。有大勳勞。則又紀之太常。書功盟府。其恩澤至渥也。當此之時。其臣既受主知。思所以竭節效忠。對揚休命者。亦無不極其至為。迨大功既立。然後銘之鐘鼎。以昭示子孫。蓋明良際遇之盛如此。公自讀書中秘。已有祥麟威鳳之望。既而佐理樞部。兼閱逃亡。明恕兼行。吏民畏慕。迨後晉司六察。按行秦隴。凜凜乎埋輪攬轡之風

爲。歸而移綰度支。心計周密。號稱望郎。皆奉天語褒嘉。有治行尤異之目。蓋公之展采於內者如此。及其畫輪黃蓋。分憲滇域。玉節金符。監守吳越。則又以清修惠化為先。所在稱治。其宣力於外者又如此。是以望實日隆。咸謂宜膺隆寄。嗣值滇池震驚。王師討逆。適公需次吏部。遂晉秩方伯。從軍而南。所在贊理招撫機宜。區畫軍興利便。俾無夬乏。經營況瘴者數年。夫滇古梁州外境也。高岡巇嵲。激澗瀠紆。內

則郡縣屯衛蠻獠雜居外則島言卉服賓琛獻見之
國星拱錯繡爲西南一大都會號不易治然公自擢
本省左使望雲霓徯來蘇之衆業已服其威信暨舊
疆克復賊猶假息危城中而公中丞詔下遠近歡呼
公憑圍鞠旅則志殄鯨鯢蚌甲櫜弓則惠來鴻鴈泝
罽罇泣止之初迨竹馬再迎之後盤錯裕如不虞跋
疐所以造士安氓寧其薪止俾風俗之美殆與雄藩
與區相等埒今試按圖泰考則公經世之宏才與庇
民之大德莫不彪炳卷軸而
聖主任賢之專盛世報功之厚所以超絕千古激勸
將來者亦皆具列是圖使後之觀者聞風興起勉勤
職思期以祇承恩遇於人臣大有賴焉余與公系同
出太原共事
兩朝比肩文戰見公功業之隆固已與年俱進而公
自弱冠升朝暨今服官耆艾圖中所繪狀貌少壯亦
各微有不同則公之殫其猷爲經四十餘年之久始

能大有建樹良不為易而以一身疊受
聖恩其思圖報稱塞者必且夙夜孜孜期至耄耋如
一日焉此周公之素志而人臣之盛節也是為序

楊元凱平閩紀事序

康熙戊午之夏海島餘孽盜弄兵於漳泉之間
天威赫然震怒爰
命江南提督楊公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充福
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往彰天討尋又允公所請
今專統步騎諸將進號為昭武將軍蓋兩蒙
特恩異數云余時方承乏本兵每覩公奏報章疏及
規為措置之方罔不精確明審洞中竅要私謂賊不

足平也及公功成旋師雲間於蒐閱之暇編緝當日入告嘉猷及軍中往來咨商牌示共成十三卷名曰平閩紀事千里見遺屬余弁一言於篇首夫用兵之機變至難言矣當其運籌决勝出幽入明動於九天之上而發於九地之下使熊羆糾桓之士奔走於指縱所及罔敢自愛其力猶凜凜有弗勗之畏迨謀成事就終莫測其神智所自來此名世英傑知微知彰者所能而非拳勇小技黽勉跳盪者之所能與也方公至軍中正值炎徼不戒之後賊艘窺伺海壖草竊充斥山藪風雨亦漂搖矣而公應之裕如臨事雖呼吸萬變而神閒氣定如平時攄所蘊蓄使諸將拱受約束若兩驂在靳五金受範罔不環至立效又能席屢勝之威開布大信以弘招納不獨脅從罔治雖因敢來降者亦推誠撫恤為今試取其成書披尋流覽其中戰守之關鍵賞罰之先後軍實戍卒山川要害之經理纚纚然如長江東注挹取不竭若挽大屈之

弓以穿札無不應弦洞徹斷之以老謀成之為壯事
汛掃瘍瘴之鯨鯢築為京觀馴致頑梗歸化島嶼風
清國家聲名文教周洽於天地之所燾持即虞帝光
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周王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
有不服何以加為夫古之名將廓清寇賊者有矣苟得
甲士之歡心戰無留陣則耕田鑿井之氓未必室家
安堵苟持重內固根本則執訊獲醜之告不能不少
引時日蓋兩者若是之難全也昔者祭戍候制御士
心不越法度所在民吏不知有軍賈君文壯勇剛毅
敢於深入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而未嘗挫折史冊並
書以為美談若公不啻兼二子之勞烈風徽何其遠
乎夫閩海故百粵地也當漢元封之世横海樓船之
功偉矣然當時方略文告簡冊寥寥雖辭事詳約古
今良有不同而後人遂不得盡見其攻守據拓之形
勢覽者不能無歎心焉今公修文事於武備之餘而
又幸際盛世句雉来庭之鴻運海波不揚遠人来格

此書遂依附克日未先。益致馳顯。故余樂為言之。不
獨見
聖主知人善任。致薄海臣服無外如此。且欲述公之
美。以勉夫後之為將者也。

式古堂文集序

自昔名臣勳業顯著者。必有文采可觀。蓋忠君報國
之誠根於中。則措諸事而事辦。發於詞而詞達。所固
然也。元侯又南張公。為襄壯公長嗣。
天子以襄壯公捍衛西陲。厥功維懋。筮仕即除京卿。
昭異數也。未幾。遷大廷尉。又未幾。海氛掃蕩。帽幘加
闕思得重臣以彈壓之。乃授節鉞。改元戎。襲封為侯。
往鎮全閩。

陛辭之日錫賚有加且請三年一入朝

上許可公感激

聖恩恪思前烈戢部伍恤閭閻謹斥堠詰奸宄軍民晏如萑苻屏息復興采風使者守土諸司尺牘往還並諄諄於士習民風之本由是遐陬僻壤宛若春臺

辛未再入覲出式古堂一編示余屬為之序大約在

朝之作居一出鎮之作居九其氣醇其辭贍其論古有識其紀事有本章奏則詳明簡札則暢達吟誦則瀏亮文章之能事備焉至其念不忘

國恩主眷斯所謂措諸事而事辦發於詞而詞達者歟

君即登山臨水之間築椽裁卉之細必歸本於

余忝兩世知交因樂觀其著述之富惟是年當頹邁筆墨久蕪何能以言重公會抱痾暫假取是編而展誦之深歎公忠貞世篤為盛代名臣洵足光史冊而度越前古且以見昇平之樂河清海晏折衝樽俎皆有事於風流儒雅非偶然也爰述數語而歸之

王文靖公集卷十二

受業 順天郝士鈞
嘉善丁棠發 校訂

序

胡宛委息游堂詩集序

太子少保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胡公予袞之詩。凡十卷。而洽慶士陳祚明。既編次而論定之矣。其子介祉。予壻也。復請予為之序。蓋公自順治丙戌

登第即入翰林癸巳之春以
御試超兩階進侍講幄是為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十年由是踐登禁近為論思密
勿之臣辛丑佐掌邦治壬寅因疾請告癸卯遂卒於家
今上嗣登大寶之康熙二年也公以弘才碩德受知
兩朝遭遇可謂盛矣故集中諸詩應詔者一扈蹕恭紀
者二十有二而寓直即事之咏不與焉皆洋々雅頌
之音可以薦之郊廟奏之朝廷者蓋當是時
世祖以聰明齊聖之資典光明緝熙之學敬天尊祖
則郊祀躬親親政憂民則批答詳允即至狩苗冬夏
教閱車徒補助春秋登臨山水珥筆代言之士未嘗
暫離於側詢謀周咨無不極其誠款公生逢
盛世忠貞之志既足以交孚
聖心典贍之才又足以發揚
聖德故有舉必書辭醇意摯比諸明良颺拜之歌無
多讓焉其餘或山川行邁之作友朋贈答之蕭閒居

宴集之賦。亦皆和平大雅。發於性情之正。而非幽人
羈客。窮愁無聊賴者所能為。予生與公同里。仕為後
進。而追隨甚久。每詩成見示。輙吟咏盡日。心服其工。
至覩議論風采。映蔽流輩。尤欽歎為不可及也。及今
二十年後。復手前詩。所存者。瑰麗壯遠之辭。清高俊
朗之調而已。回憶疇昔周旋。雖心目宛然。不勝玉樹
土中之歎。若夫百世而下。覽斯集者。因詩言揚扢之
感。想見
先帝之功德於無窮。必且頌聖人知人之明。為不可
及也。嗚呼。盛哉。公雖弱冠登朝。而篤學不倦。故以息
游名堂。其著述之富。不止於詩。詩其一體耳。介祉有
雋才。喜為詩。能世其家學者也。

寶綸堂集序

華亭鶴沙許公彙輯其生平著述自詩賦序記以迄見聞雜錄凡十二卷郵致京師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竊歎其讀書之深與學問之博也乃其自序則又以為因仕廢學年五十始知讀書又何歉然不自足耶蓋天下惟真讀書之人能自知讀書之晚而所謂善讀書者必原本性情涵養器識發而為言始足以配德與功而垂不朽非僅尋章摘句與雕蟲末技爭

長於風雲月露間也憶順治戊子冬公始來京師執
經於先文貞公之門公長余一歲後余三年成進士
同官詞林每天祿校文明光侍直兩人年相若驩相
得也暨出任方岳陟外臺明刑兩河廣訪六詔屢決
大疑剖大獄皆經生學士所欲一見諸施行而不可
得者公恢乎游刃遇之方冀報政還
朝秉鈞握軸以佐
聖天子休明之治而公乞身歸養矣蓋公天性篤孝
既已顯親揚名念太夫人春秋高不肯以三公易一
日之樂乃浩然言歸歸未一年滇黔告變人皆服公
先見為不可及而不知誠孝所格也余讀公集於玉
堂應制諸作彷彿歌明良賡喜起知公黼黻之才於
平反欽恤簿書鞅掌不廢嘯歌知公經綸之暇至解
組歸田之後友朋贈答登臨寄托則又知公之塵視
軒冕曠懷高蹈如鴻飛鳳翥可望而不可即也蓋公
自通籍以來春花秋月無一非讀書之時山巔水涯

無一非讀書之地。當其意有所觸。發言陳辭。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絳雲在霄。舒卷任意。未可為淺見尠聞道也。余碌碌塵鞅。學殖荒落。視公家有園林丘壑之趣。坐有絲竹管絃之盛。時與嘉賓良友。為香山洛社之會。芒鞋竹杖。倘徉於九峯三泖間。又不待讀公之詩文。而余之有媿於公者多矣。聞公四十歲以前。夢寐中每見仙山樓閣。主者呼之為玉局中人。則是編當於冊臺紫府求之。少陵詩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余雖知公之深。猶有未盡知者。擧以似公。能無逌然而笑乎。

徐華隱詩集序

學士徐華隱先生少負儁才以文章主東南壇坫三
十餘年聲名滿天下其曾王父司馬公與余王父方
伯公同舉會試康熈壬子華隱來京師謁先文貞公
於家修世講之誼出其所為詩文相質先文貞擊節
稱賞退而語余曰此館閣中人也會
詔舉鴻詞博學用廷臣薦
御試高等入翰林先文貞之言若操左劵夫士當窮

居伏處。欝欝又不得志。一旦直承明之廬。當著作之
任。可謂不世之遇矣。而華隱歛然自下。敝車羸馬。無
異諸生時。朝參之暇。閉門手一編。寒暑風雨。呼唔丙
夜不輟。其好學如此。未幾。進日講起居注官。
皇上留心經籍。每有顧問。輙能道其本末。侍講幄最
久。眷遇日隆。尋晉內閣學士。參預機密。余至是得與
共朝夕。而益嘆先文貞之知人。有獨鑒也。華隱為人。
光明洞鑒。絕無町畦。間與研究典故。洋洋纚纚。終日
不倦。凡前代兵農禮樂。以及地方沿革。職官建置。瞭
然如指諸掌。至於斟酌時務。揆度事理。咸中窾要。殆
子瞻所謂酬酢庶務。雖少年有不如。貫串古今。雖專
門所不逮者耶。今年春。請告歸里。於其將行。以所刻
詩集若干卷。問序於余。余惟五言為三不朽之一。而
詩又五言中之一。是何足以盡華隱之蓄積哉。然其
原本經術。出入風雅。春容蘊藉。博大瀅泓。非淺見尠
聞者所能測其涯涘。余願讀茲集者。當知其閎覽績

學有裨實用而不僅求之於詩且以識余之同事日久嚮慕親切不至阿其所好也

許中軒思補日録序

思補日録者大中丞許公中軒手輯前言往行以自儆且遺其後人永為蓍鑑者也今嗣冕副孝起祇承

先志復採數條續其後將授諸梓索予言序之昔先

文貞公與中丞公交最深余亦奉教有素屬在世好不敢以不文辭常憶中丞當

世祖章皇帝朝受知深重由侍御以及建牙功名之盛莫與頡頏其按江右也吏治為之肅清其撫八閩

也。民風為之淳厚。至今章江匡阜。螺海烏石間。猶有甘棠之思。即舊時僚采。尚能歷指其懿績。而深歎典型之如在。非公殫忠宣力。矢報國家。其建豎曷致此。其繫人思慕。又曷致此。今反覆斯編。而知公昔日殫忠宣力。矢報國家之念。固無時無地而不敬凜者也。夫思者。聖功之本。睿慮可以通微。故君子之持身也。非必有過而後補。即藏修游息。以至於涖政臨民。屋漏淵居。以至於大廷廣衆。其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在焉。苟於此有纖毫之未盡。或分杪之或踰。即是過所萌伏。思補云者。戰戰兢兢。求合於事物之所當然。不使分量少有欠缺而後止之謂也。然非考古得失之林。則又無所據以自信。有類於思而不學之為。公於是蒐輯古哲之閫猷德言。著於茲編。而以思補名之。殆深有契於聖人之旨。而皇皇如弗及者歟。今憲副克紹前烈。膺畿輔刑名之寄。惴惴焉惟恐稍自隕越。致負君親。故續錄諸條。有關於讞獄聽斷者。

居多誠可謂國之良牧家之令子矣昔先文貞公嘗研究於躬行心得之學暗室獨處儼若天日臨之而特與中丞公契厚端由於此故不禁因憲副之請而彌增慨慕云

甯元著宜園詩序

丙子春甯元著侍御來京師晤余於青箱堂寒暄定出所著宜園詩草示余屬余為之序余少於詩學未能窺其堂奧況年來衰老遲鈍益就荒落何足以知侍御之詩哉雖然余知侍御非獨以詩也憶三十年前侍御自弱冠讀中秘書即留心經濟大業迨官西臺任事敢言所條奏咸切中利弊已視鹺兩淮尤赫、有聲未幾坐言事罷官家居平干山川明秀田疇

沃衍。蔬果滋殖。侍御築宜園讀書其中。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或與文人韻士。互相贈答。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意有所得。即寄之於詩。顧其詩多和平酣暢。而無愁苦太息之聲。此可以知侍御之善於處遇矣。嗟乎。以侍御之才之學。使其出為世用。馴致通顯。得益自發抒嘉謨嘉猷。必有卓然可紀者。何僅僅以詩取名當時。而傳後世耶。又念數十年來。升沈聚散。都非意計所料。即曩與侍御同館諸君。存者不及什之二三。余自顧髮已種種。而侍御言論丰采。猶不減疇昔。益以覘其所養之厚。夫養之厚者。其發之也必弘。余固知侍御之造就。殆未可量也。

莊玉川詩序

康熙丙辰。同年庶子莊澹庵來京師。余一日過其寓。見案頭有詩一帙。清麗可喜。詢之。知為君弟玉川作也。澹庵因言玉川幼有耳疾。比長益重聽。自傷屢試不得志。即得志。亦無益於時。聊寄情於此耳。余為悅惜久之。後十餘年。玉川以所為浣花集見示。則裒然成帙矣。且徵言於余。余展翫卒業。大抵取材元白。頡頏溫李。而幽情逸致。亦復自成一家。詩凡千餘首。詞

旨皆溫厚和平。舂容大雅。而無牢騷憤激之語。其蘊藉可知矣。玉川聰穎善悟。讀書過目不忘。旁及天官諸書養生家言。皆能舉其辭。抉其奧。其心思誠有過人者。昌黎謂張文昌盲於目。不盲於心。才人雖重聽。固無害其為聰也。獨是玉川以名家子。生長富貴。兩兄皆排金門。上玉堂。而玉川竟以疾廢。青衫憔悴三十餘年。宜其中有不自得者。頗胸襟曠然。吟嘯自適。蓋足乎內。無待於外。自信於己。不求知乎人。殆有道君子也。玉川又言有田在滆湖之西。去城市極遠。行將築浣花草堂於中。屏絕世務。賦詩種秫以終老。若深有慕乎王無功。馬少游之為人者。然而其志亦足悲已。

徽言秘旨序

智者創物明者述之莫不有當然之法行乎其間法者一定也而其神明變化則運於一心況聲音之道可以窮極窈眇乎夫人生而靜感於物而動假器入神其德莫優於琴琴之制始於上古削桐繩絲而曲數僅有其端朱絃踈越分刌節度猶未備也迨夫考其正變辨其清濁晰其輕重疾徐之殊致術彌工道彌遠其可傳者法而不可傳者非法所能盡也蓋古

人寘契於宮徵之先故得意而忘數後人推求於徽
軫之末每執器而遺神遂使高山流水之間撫絃動
操相悅以解如孝尼之於中散希逸之於顏回邈焉
罕覯非其器弗習非其人莫與傳也孫靜紫舍人
研精雙璜之學歷有年所夙契於尹君芝仙得其琴
學指歸討正遺譜探索序次余詳閱其書緩急引合
之條洵有同揆於古調者古今人詎不相及哉彼世之
規規於琵數者曰雅音在是即日取吟猱勾剔而習
之無以相應也靜紫唯泊然寡營涵養淵穆宜其好
學深思知音相得後先媲美傳之無窮當夫心閒手
敏觸撫如志一彈再鼓之餘必有移人性情者雖曰
徽言其畢為遠望洋洋翼翼之神實在言表而其旨
又祕而難宣然則春溫康折之辨非一心之所感召
歟取斯編而紬繹之遇其心於櫛比之表雖古人復
起亦必曠世相感矣

胡夫人五十壽序

余自釋褐入史館即獲交於少保予衮胡公相得驩甚公官詞林為前輩余以兄事之謂其夫人為嫂既以子女婚姻綢繆肺腑乃習聞其家政而夫人相夫之敬與翼子之慈益彰夫人者京師大司農王孺劉先生之女歸為公配而余壻忝議介祉之毋也夫人幼有女德聰穎異人居處禺菌璣翠之中而好觀圖史記傳以自訓勵王孺先生奇其士行知有貴徵其

歸少保公也。業當公魁南省。以進士高第。選讀秘書。
蔚然負公輔之望。俄受
宸眷特知。超兩階擢置講幄。進官學士。宣室邇英之
對無虛日。春秋典試。所揚舉當世俊乂甚衆。以成勞
特加宮保。暨佐銓席。號稱水鏡。
恩詔榮寵其先世。以及夫人。夫人笄珈象服。與公共
祿食。賚予之奉。尊重無與比。然夫人恭勤有禮。不以
世胄名封自汰。奉事舅姑。及祖姑。婦職修備。為仲季
擇娣。六禮皆極豐腆。耦俱進適。讓讓善下。念高堂重
慶。顧早得夢熊。以助含飴篤曾之樂。博求良家子比
御而入。恩均當夕。致慶問辰嘗舉子者數矣。此皆先
事體公之心。而光顯其刑于之化。故公孝友譽聞盛
于家。斐于國。而移木之仁。歸於夫人。公既請急里居。
清高善病。不屑家人生事。夫人綜理擘畫。悉中綱紀。
鉅則賓祀宴享。必潔必虔。纖則織紝紡作。餚饍滫瀡。
孔多且旨。以至檢定經方。精治藥餌。莫不美饍善、至。術

殫勢亟。祈以身代。恪恭婦順。可謂至矣。抑所更難者
方公秉箕歸甯。介祉甫脫襁褓為藐孤。夫人蓋三十
而嫠也。則日夜恩勤撫育。冀其成立。及年稍長矣。乃
畫發簾中遺經。課督肄習。寒暑無間。獨以身持門戶。
吉凶細大之務。糾紛盤錯。應接中理。及介祉官工部。
含香縉雲之司。公餘燕侍。夫人色喜。為加匕箸。已復
謂曰。孺子幸而在事。宜立忠勤自効。非此何以步我
武先子。而成外家之宅相耶。荊楚為西南都會。戊子

秋必。保公典試。號稱得人。迨介祉以監司分巡至時
將三紀。士民美其新猷。而思其先德。夫人教以廣惠
律己。以敬業守官。曰。父樹桃李于門。子植甘棠於野。
未亡人之願也。故介祉勉勉。簿書鞅掌。閒政事修舉。
晉擢齊藩。非夫人慈訓獎成。曷能致此哉。在昔詩紀
所稱賢女內則。率多烹芼盛湘。佐饋澣衣之事。雍容
婦職。以履休豢泰。非能夤涉於憂患之途。而身履手
拂逆之境也。若夫人之鍾祥鳥族。作配名臣。早歲遭

逢。盛矣。中失賢雄。興咏黃鵠。鞠子纘述。以日為歲。何其艱也。然卒能九熊無儔。鳳毛翩起。收效又何易也。由斯以觀。夫人之佐內五家。平陂一致。賢之形史。實為卓出。蓋其凝神貞一。濬智淵澄。雖處震撼之交。而泰宇有默定者。豈非福祿所鍾。雖老無彊之驗歟。歲之某月日。為夫人五十設帨之辰。余以葭莩至戚。撰述夫人之賢。以申閫頌。然三楚人士。景夫人之母儀聖善。必有紫褎腰笛。齊公堂而奏鶴飛之曲者。亦無俟余危辭為也。

寶積録序

嘗聞古佛謂娑婆世界以清淨音聞為教體故西来傳心之旨雖欲掃空諸相不落言詮而諸師心心相印皆有契證之句一時學者筆受而寶藏之又刻諸方冊以廣流通而語録由是興焉猶涉川之必資於舟楫求魚兎者之必假於筌蹄也夫心之本體即性也一法不立而萬用全彰迥脫根塵而真機獨露其微妙至矣然衆生為情見牽纏鮮能安居正受於是伺

上諸師設立疑情假縱奪殺活之術以去其黏縛而
使之透脫粤及百世而下有善思惟者猶能即心而
悟其機用蓋如此之妙也欽惟
世祖章皇帝秉天宮福德之願執金輪以統御天下
其深仁厚澤所漸被與如來法化相為廣厚而多生
自悟之智復有契於當日之涅槃妙心間當萬幾暇
時游觀慧海擎暢宗風天光下垂河沙徧照凡得薰
心注耳者莫不霑慈蒙潤無異春雷時雨開滋萬卉

之甲蘖而使之敷榮也於時弘覺禪師忞公方以天
童嫡子主法東南奉
詔而來屢承顧問不獨妙悟清機足以仰符
睿旨即其問難之際辭辯風馳撰述之餘文采霞爛
蓋有石門北磵之遺芳焉其得法上首弟子獻堂和
上以見地超卓代師秉拂入室亦如圓悟之染有大
慧針鋒相拄余時隨侍法筵獲聞實義雖未能現前
發悟而此心戚戚識其妙歸而掩關思入則又彌覺

不可攀躋。間嘗披閱燈録。思盡究古人之機用。而又以不見全書為歎。今禪師又歸寂滅。而余亦老矣。乃歎公自南還之後。奉禪師之遺囑。据集唐宋古德。及元明後出諸師語録。凡前人利布未備者。薈萃成編。名為宗門寶積録。千里見示。且命為之序。余撫今追昔。味禪悅而增法喜。輙忘其固陋。頗樂有言。以助正信。而又愧未能發明心地法門之萬一也。雖然。寶積經不云乎。如來所演八萬四千聲教。皆名為支離。學者於茲録苟能作如是觀。向無義路處。覿體自見。則歷劫所失之衣珠。不求自得。一彈指頃。而家珍種種流出。豈不快哉。是知歎公之孜孜編輯。誠為善繼先志。發古尊宿潛德之光。而有功於斯道。固不小矣。

陳勿愚金剛經解序

余友遂城勿愚居士。著有金剛經大義解。書成。郵以示余。余受而讀之。既卒業。歎曰。是解不落塵詮。不染禪習。字字句句。與五經四子之書相發明。蓋欲導學佛之人歸於儒也。吾儒之學。以窮理至命。為上達工夫。宗門之學。以明心見性。為真實妙諦。流雖分而源實一。自佛法入中國。相傳既久。習氣日深。分宗別派。創立名目。以虛空為實際。以機鋒為超解。以果報為

真境。闡堂提唱。千百相和。於是文人學士。以其說之誕而無實。乃群起而闢之。而其徒究不能有所發明。以解群疑。而囘衆惑。毋怪其教之凌夷。日與吾儒相背而馳也。居士憫焉。乃取金剛經大義。明白講解。皆有得於身心性命之原。而不入於虛空寂滅之語。知如來當日說法。所以開示衆生。勿生貪著。欲人隨地體驗。真實修證。大抵可生可滅。可行可住。可過去。可現在。可未來。而一點靈明之根。確然有據。孔之仁。孟之善。曾之明德。思之誠。皆是物耳。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居士少為諸生。才名籍甚。尊甫大金吾忠園先生。以文章氣節自任。嘗云。三教流源。本皆合一。學者自分町畦耳。聞者以為有道之言。居士晚年。屏棄一切。惟以紹闡為事。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精儒釋之理。吾知讀是解者。不獨宗門老宿。浮之灑然。即才人學士。亦莫不頫首稱善。而深悟於源流合一之理。蓋家學之相傳有自來矣。

仁庵和尚語録序

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輝普照余觀閻浮提中大而河海小而沼沚有一川之水即有一川之月有百川之水即有百川之月仰而觀之中天之月未嘗分也蓋月譬則性水譬則境一化為千萬千萬復歸於一無所感無所不感無所應無所不應若夫善根具足性體圓通全象皆明無所虧欠正如月在澄潭不留纖毫塵滓或為結習所使業識所導如月在濁水渾

然無見而又加以利欲之熏灼。物累之營擾。則狂飈
四起。翻濤鼓浪。詭怪出沒。變幻恍惚。求一隙之明。不
可得矣。儒曰明德。釋曰見性。厥義維均。無二致也。象
教西來。徧於中土。衣鉢相傳。薪火相續。開堂陞座。提
唱紛然。求其於心性工夫。尋覓實地。則趺坐而談。合
掌而聽者。似俱茫乎未有得也。豈不痛哉。仁庵斆禪
師。傳臨濟宗。悟無上乘。一瓶一鉢。往來燕吳間。初住
津門之淨業庵。繼而卓錫於姑孰之廣福寺。所至弘

宣法乳。大闡宗風。欲使人澄汰濁波。仍還皓魄。機鋒
敏捷。觸處無礙。胥由其性地明徹。橫拈倒竪。無所不
可。非僅襲前人窠臼而已。雖然。筌所以取魚。得魚而
忘筌。蹄所以逐兎。得兎而忘蹄。言所以象意。得意而
忘言。是錄也。無亦魚兎之筌蹄乎。諸心非心。諸相非
相。心相俱空。法在何處。請禪師更於此下一轉語